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八

蔣山佛會記 四則

傳衣

袈裟

五銖衣

三教 五則

小佛像

大士湧出

佛牙

布袋

遺琬

長耳和尚

願得地

捨宅之始

兩京諸寺

女中天子

石佛



寺門風水

戒壇興廢

翔鶴

造塔

水墨羅漢

羣飛蘸油

百尺彌勒

馬房燈光

誌公塼塔

刮金

羅漢化米

麻衣書字

獅巖

龍湫

體玄僧帽

僧姓

住持

募緣問子

水火二相

殿左施帳

入棺趺坐

我非真我

佛奴母脇

金氏青蓮

胡御史僧異

癡和尚

拳棒僧 二則

達觀始末 三則

梟秃像

僧假王子

商丐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八

湖上朱國禎輯

湖上朱國禎輯

蔣山佛會記

宋潛溪集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
雨風時順于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與
天爲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
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蟠充塞下上弔奠靡
至熒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
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

漢書卷二十八
雄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 詔徵江南有道
浮屠十人詣于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穀旦就蔣
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却
葷肉弗御者一月復 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
丞胡惟庸移書于城社之神具宣 上意俾神達
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
弁服臨奉天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
忠啓 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
香于爐復再拜 躬眎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

捧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
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王僧行容率僧伽千人
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
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
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 上服皮弁服搢玉
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
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 上再拜迎
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薌奠幣
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

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冰
桃暨名苈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行初
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
所異者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
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羣
臣退諸浮屠旋遶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
攀駐之意初斲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
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
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

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東向坐侍

儀使溥博西向跪受

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

詔已引入殿致叅佛之禮聽法于徑山禪師宗泐
受毘尼戒于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執範師
咒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

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
上再拜羣臣同樂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者再羣臣

復同樂八奏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

大次解嚴羣臣趨出濂聞前事二日凄風戒寒飛

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 鑿輅一至雲開日
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 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
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
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來
饗君蒿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
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肆惟 皇上自臨
御以來卽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
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興
哀于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未

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
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
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
及朽骨而況于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于
生道者則我 皇上好生之仁廣衍無際將不間
于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
歟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蔡秉夷臧哲
職專禱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
揚 聖德于罔極同請濂爲之文濂以老病固辭

弗獲既為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以詩曰皇鑒九有

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

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一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

稜盪摩白日為薄孰靈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橫縱

委溝溢壑其二霜月凄苦凉颼酸嘶茫然四顧精爽

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鍊為心寧免涕洟其三

惟我 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

幽潛宵不遑寐爰啓靈場豁彼蒙翳其四皇輿載臨

稽首大雄遙瞻猊座如覲粹容香凝霧黑燈類星

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鍾其五鬼宿渡河夜漏將半颺

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潔清鮮衣華粲滌塵垢身

還清淨觀其六迺陟秘殿迺覲慈皇聞法去蓋受戒

思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其七

法筵設食厥名為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

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其八鴻恩既廣氛

盪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

大庭擊壤康衢列謠其九惟佛道弘誓拔羣滯惟

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

垂來齋

其十

欽錄集云洪武五年壬子春卽蔣山寺建廣薦法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校藏經命宗泐撰獻佛樂章旣成進呈 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禪悅曰徧應曰妙濟曰善成凡八章勅太常諧協歌舞之節用之著爲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欽奉 聖旨御製廣薦佛會榜文命都省出榜曉諭天下官民士庶人等

洪武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旣從祠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菴禪師寄至鍾山稿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 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于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 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戴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 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

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
及蒲菴以高僧被 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
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
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
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爲疏其後使覽者
互見而備文云

又云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嚮爲儀曹諸君所請而作
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
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徃徃盛傳徒增愧
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
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嗚呼佛
法之流通靈山付囑恒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
知王化與真乘同爲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
常新猗歟休哉

又

余旣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 聖皇崇
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悚

仄而雪山成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
人好學之切不欲固辭之雖然余文固非佳然昭
代制作之盛足以爲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于其
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傳衣

郭青螺集

萬曆乙酉予入韶州問道棹小艇入曹溪六祖像
精彩莊嚴寺僧因出傳衣寶鉢革履衣似今羊羜
褐衣而間以金縷傳燈錄謂西域屈眼布緝木綿
花心織成理或然也鉢本瓷器爲廣東提學魏莊

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墜諸地僧以漆膠
仍似鉢形而寶色無光革履云是六祖遺履比今
履差長耳衣是釋迦佛所遺者有言是達磨所遺
有言是武則天所賜未有定說高僧等傳釋迦佛
有衣名金縷僧伽梨衣釋迦知化期將近命摩訶
迦葉迦葉敬奉佛勅後持入雞足山自念今我被
糞掃服持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
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致壞於是寂然入定則釋
迦衣未傳也又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傳法婆舍斯

多并授僧伽梨衣後斯多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
王得勝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
法後人祖曰吾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以顯師
承王索其衣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乃大信
卽請其衣秘于王宮則師子衣未傳也今曹溪傳
衣寔出達磨考達磨傳菩提達磨傳法慧可命之
曰我傳汝法并授汝僧伽梨寶鉢以爲法信惟恐
後世以汝於我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
爲驗以定其宗趣吾沒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慧

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
弘忍曰受衣之人命如懸絲此後傳法母傳衣鉢
慧能稟教竟止不傳及坐化後肅宗慕其道詔取
衣鉢就內瞻禮肅宗崩代宗卽位永泰元年夢尊
者請還衣鉢天子敬其法七日卽詔使臣持還曹
溪曹溪傳衣之始末如此達磨長逝於魏莊帝廢
立之際寔梁大通二年自梁至今約千餘年而衣
貯曹溪完備如故夫金石之刻其質本堅如周石
鼓秦太山碑晉鐵柱之類是也而金縷甚脆草木

之生托根於地如孔之檜子貢之楷老之栢漢之
松是也而金縷無根然歷千年不壞是豈無尸之
者耶嗟乎庾嶺之爭惠明不能舉肅宗之取唐宮
不能留寶鉢之碎魏公不能并碎其衣故今宇內
千年之物獨此衣存

袈裟

秣林伐山云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
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氎淨
香帔稻畦成袈裟內典作罽毼蓋西域以毛爲之

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然未及袈裟之原也陳
養吾象教皮編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

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

或從毛
作罽毼

一名無

垢衣一名忍辱鎧一名銷瘦衣一名離塵服一名

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帔一

名逍遙服一名無塵衣一名去穢衣一名離染服

乃知袈裟之原始於迦羅沙曳至葛洪始加衣字

也

五銖衣

旃林伐山又云博異志天女衣六銖又曰五銖北
里志玉肌無軫五銖輕若以爲天女玉肌之衣不
知諸天人皆衣五銖六銖不獨天女且有三銖一
銖半銖者不獨五六阿舍經云忉利天衣重六銖
炎摩天衣重三銖兜率陀天衣重一銖半化樂天
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銖又云天衣飛行
自在天衣衣如非衣光色具足不可名也韻註十
黍爲釁十釁爲銖八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五銖
六銖尚未及半兩微乎輕矣

二教

魏道武除沙門法令至嚴酷矣乃其太子晃不謂
然密密弛緩故道武沒後其法愈盛崇奉愈益隆
辟如燒山一番山之草木更茂三教之並行久矣
其能除乎又可以口語關乎

宋晁文公以道欲將儒釋道合一著書曰法藏碎
金凡數萬言不出此義繼作道院集三卷過八十
又爲耄志餘書湛師以爲不見正法眼可恨然則
三教合一之說今人不過拾其唾餘耳乃詫以爲

異何耶

三教互相攻擊此低秀才潑和尚癡道士識見儒者能容之用之暗禁末流方見廣大

自浮屠黃冠而攻儒爲仕宦者不少惟唐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少警悟工爲詩李太白異之授以樂府去爲道士不終更爲僧已而復冠仕至太常卿益涉歷三教然于義俱不甚解也而儉躁最爲時所薄

天下之變幻莫甚于釋次則道術而儒家獨稀抑儒者之說平實原不露竒爲勝而業爲儒者耻以竒自見以此差足勝二氏乎然二氏不可廢以竒濟平則平乃盡變益見爲竒故儒猶青天白日也二氏則日之珥月之華以及雲雨露雷總之皆天也離而廢之不成爲天合而混之麗天者又幾無辨矣

小佛像

建平均亭里中唐時虎銜一小佛像置于時山之巔有朱道人建菴以奉之至今靈驗

大士湧出

至正元年閏五月一日華亭縣修竹鄉四十三保朱謝里民家竹林中忽見大士一身從地涌出質類芝菌形如雕琢光彩照人數百里中一時傾動卽其地立大悲閣

佛牙

萬曆辛卯浙僧真淳得佛牙于天台山中獻于管東溟時陸五臺爲南尚書管以轉屬陸大喜雕紫檀小浮屠籠以金絲文龕送入天界寺

布袋

布袋和尚唐僧闍人或問年幾何曰此袋與虛空齊年化後復見于東陽

卽作

遺琬

無量壽佛遺琬在廣西全州張口眼露二齒歲昇入城西汗出如注以巾拭之背濕後燬于火僧拾遺燼和泥像之昇入城汗出如舊又全州臨江一峭壁凡數十級半壁有一木櫃歲久不腐人稱兵書匣嘉靖中遣南昌姜御史儆訪異書入全張雲

梯募健卒採取乃一棺中函頭顱甚巨二鋸牙垂口外如虎豹然持其骨下卒暴死姜仍以原所瘞之

長耳和尚

定光佛初爲和尚號法真耳長九寸上過于頂下可結願吳越王賓禮之居定光院旣寂漆遺蛻日翕口微張以院爲寺正殿居中龕蛻居左覆以樓殿屢燬不及樓

願得地

地藏菩薩姓金名喬覺新羅國人在池州東巖修習久土人閔欲齋之地藏謝不願願得一袈裟地閔許之明日以袈裟冒之凡四十里閔卽付之舉家悉成正覺去

捨宅之始

捨宅爲寺自吳呂蒙始今建安之開元禪寺是也或云其子孫爲之

兩京諸寺

慈壽寺在阜城門外八里太監谷大用故地也

聖母宣文皇太后所建始于萬曆四年至六年秋成
殿宇壯麗僧房羅列一塔聳出雲漢四壁金剛攫
拏如生可畏至今想之隱隱眉睫間如西天龍華
境界

京城西香山碧雲寺瑰壯靡麗正德中于經大璫
所造經爲御馬監太監以便給得幸 上請贈父
泰爲錦衣衛都指揮使母王氏夫人復導 上於
通州張家灣等權商賈舟車之稅極爲苛悉歲入
銀八萬之外卽以自飽斥其餘羨爲寺於香山云

立冢域於後所費金以萬萬計 上亦親幸焉故
爲之 賜額及勅而經後隨 上南幸其寵亞於
諸貴會 上得疾久多所恚惡一日忽厭經而逐
之盡革其官與所 賜璘玉使辮髮從小璫受翰
林師教誨嘉靖初下獄度死籍其家而寺與墓獨
存

南京三大寺爲鍾山靈谷寺鳳山天界寺聚寶山
報恩寺五次大寺攝山棲霞寺天竺山能仁寺牛
首山弘覺寺雞籠山雞鳴寺盧龍山靜海寺并中

刹小刹共一百六十最小者不與視六朝四百八十蓋有間矣

報恩寺有琉璃塔及殿屋皆莊嚴雄偉蓋悉

成祖 宣廟財力成此嘉靖四十二年二月雷震一夕俱燼僧房無恙今皆化爲酒肉場矣塔燒琉璃磚爲之不可焚今尚完好惟踏級剝不可步爲級者九登五六級南中歷歷可指鐵頂左欹僧雪浪修之乃復舊雪浪予及見之偉長而美有才氣橫行南中郭明龍爲南大司成指名逐捕遁去不知

所終蓋妖淫之尤也

報恩寺永樂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起工至宣德三年方完蓋十六年矣塔九層通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

瓦官寺在秣陵城西南隅起自晉長興年陸地生蓮花兩莖有司穴地視之則一僧儼然在瓦棺中其花發于舌根芳馨異常朝廷聞而神之賜建慧方寺民間仍以瓦棺稱之它志所謂銅官鹽官之類非也南唐改爲昇元寺後燬于火 國朝歸魏

國爲菜圃數見神光有比丘覺恒自伏牛來禮魏
國復之掘片石刻畫巨閣形製中坐釋迦次及三
大士旁列天王筆法精良寺遂復振

葛屺瞻寅亮爲南祠部所領近畿諸刹有 賜田
者稽籍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
在有司徃復甚苦既有緒興補墮廢約束僧寮秩
然可觀亡何爲狂生所辱同鄉人督學者又助之
投劾歸其素以職事或請囑相左者適在事盡翻
所爲今已蕩然矣

女中天子

宋章獻明肅皇后本成都之華陽人家以播鼗爲
業隨父龔美遊汴過荆門止玉泉寺慕容禪師夜
夢金剛報云明日女中天子過此因厚遇之贈以
金時真宗尚爲壽王居潜邸知客張耆引后見王
王悅遂納之無何壽王卽位自貴妃冊爲后天禧
末慕容已徃長蘆后白于帝召之不至惟曰玉泉
無僧堂長蘆無山門詔建二寺門堂遣中使齎白
金三千兩安寺市田兼賜龍眉龍角鎮山勅建皇

后行宮焉

石佛

嘉定州凌雲峩眉二山竝甲天下今人只說峩眉不知凌雲豈世間兩大不能竝耶凌雲石佛高三十六丈唐開元二年僧海通于水濱鑿石爲之未就而歿真元初韋皋尹成都完之覆以十層閣額曰凌雲寺

寺門風水

景泰初勅大興隆寺不開正門鳴鐘鼓并毀寺前

第一叢林牌坊香爐旛竿從巡撫山西右副都朱鑑之言也

戒壇興廢

杭州昭慶寺建于石晉天福元年宋太平興國元年始爲戒壇屢燬于火入 憲宗時議修復按察使楊繼宗領其事我湖富民吳瓊捨萬金爲倡落成甚麗并開戒壇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至當事者恐其區廣爲賊藪焚之旋即修復後復火孫織造隆又復之壯于前觀矣

翔鶴

嘉定南翔講寺在縣南二十四里梁天監間里人掘地得石徑丈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僧得齊卽其地作精舍每鶴至止必獲檀施後鶴去不返僧方悵然哦詩見石上有白鶴南翔去不歸之語因名焉

造塔

越州寶林寺宋元徽元年製法華經維摩經疏僧遺教等與法師惠基于寶林山下建寺名寶林寺

時有皮道與捨宅連山造寺山之巔有石岫岫有靈縵旁有巨人跡錫杖痕初晉末沙門曇彥與許詢玄度同造甄木二塔未成詢亡久之至梁天監中岳陽王將至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岳陽亦早承誌公密示至州卽入寺尋訪彥望而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譽彥曰未達夙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復修塔塔加壯麗唐會昌中廢乾符元年重建改題爲應天

寺宋乾德初僧皓仁建塔九層高二百二十丈號
應天塔崇寧三年八月詔改崇寧萬壽禪寺三月
八日又改崇寧爲天寧每歲天寧節郡寮祝聖于
此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禪寺俄又改廣孝爲光
孝專奉徽宗皇帝蓋以本天寧祝聖之地也時有
長老滋須者有高行會改當十錢爲當五郡守召
須及能仁長老密告之且曰聞二寺方大興造有
未還瓦木工匠之直倘蓄當十錢可急償之明日
文字一出皆大折閱矣二人旣歸能仁呼知事僧

告以將赴他郡之請凡有負者皆卽日償之於是
出千餘緡與之抵夜乃畢得者皆喜明日遣侍僧
問天寧則曰長老歸自郡齋卽以疾告閉方丈門
熟睡至今猶未起也及令下須始以當五之數償
負能仁乃大愧服乾道末藻繪尤盛置田五千餘

畝

作

水墨羅漢

會稽華林寺舊有水墨羅漢十八幅形模竒古凡
視之初則隱隱模糊久之漸明顯可挹喜怒憂寐

其狀不一宛然如生世稱僊筆相傳昔有自矜其
技者寺僧延之乃獨處一樓謝接談對惟令日供
飲食既浹旬僧疑而瞰之見其以盆水自照自圖
始及半身覺而絕筆遂盥其手棄其水于地泉迸
出今香泉池是也不別而遁收其所遺得羅漢十
六幅半至李唐時一僧全其半而續其一筆法精
妙絕似釋家以爲畫者後身又云乃僧貫休俱未
可知且靈異凡懸掛失其倫序則墜卷不停 國
初有盜者利重貲竊而鬻於杭卽托夢以指示寺
僧追而歸後中貴曰三寶者威脅持去將渡江風
逆十晝夜則夢僧人數千驅其登高涉險神思不
寧懼而醮祭還之弘治丙辰寺僧違戒行忽一夕
主僧夢羣僧負擔相率辭去越三日罹于火遂煨
燼無存

群飛蘸油

淨土寺在會稽淨土山唐開寶五年卽舊善名寺
遺址建名彌陀院宋太平興國七年改號淨土寺
後山有塔每夜令行者募油錢燃燈至曉不滅江

海道途之人望以爲號紹興中塔上燈至二更忽滅寺僧疑行者乾沒油錢問之左右答曰每夜至更盡時則有如人形一群飛自西來啾啾呼噉集塔上燈卽滅寺僧疑其言次夜自登塔伺之至更餘果見一群約千餘人來塔上各蘸油傅瘡僧直前問之衆叩首曰某等乃淮上陣亡卒也見三寶慧光乞油傅刀箭瘡痕卽愈便可托生僧問此番托生何道衆軍作四隊前後應答後世當生爲富貴人只得此燈油瘡痕平愈便超度矣僧由是多年漸少久之不復來矣

百尺彌勒

新昌寶相寺在南明之陽東晉曇光開山齊永明中僧護嘗隱於此護始到夜聞鐘磬僊樂之音又時現佛像燁燁可駭由是啓願鑿百尺彌勒像像成端嚴偉特名聞中外其最異者像自石中鑿出今佛身之後石壁之上有自然圓暈如大車輪正當佛首而四方闊狹一同無毫釐差佛身高廣則

咸平僧端辨嘗記之云按劉勰舊記齊永明四年
有浮圖氏厥號僧護嘗茲矢誓期三生躬造彌勒
之像梁天監十五年二月始經營開鑿之洎畢龕
高一十一丈廣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十丈座廣
五丈有六尺其面自髮際至頤長一丈八尺廣亦
如之目長六尺三寸眉長七尺五寸耳長一丈二
尺鼻長五尺三寸口廣六尺二寸從髮際至頂高
一丈三尺指掌通長一丈二尺五寸廣六尺五寸
足亦如之兩膝加趺相去四丈五尺壯麗殊特四

八之相罔弗畢具諒嘉陵并郡石像外至於斯天
下鮮可比擬者後梁開平中吳越王鏐賜錢八千
萬貫造閣三層東西七間高一十五丈又出珍寶
鉅萬建屋三百餘楹後鏐之孫俶又列二菩薩夾
侍閣前身高七丈宋景德間邑人石湛鑄銅鐘一
口董遂良等捨錢百萬粧飾金像又詣闕請經一
藏石氏又起轉經藏并寶殿以安之賜額寶相厥
後侍像亦壞元元統二年僧普光更爲坐像二高
六丈五尺又以銅絲爲網護于其前 明永樂九

年住持僧喬重建三門毘盧閣凡三層五楹高十
三丈五尺正統中悉燬于火萬曆三十一年復爲
石龕罩之永絕火患

馬房燈光

貴陽府藺州永洪菴在印山中去城十五里高僧
月溪所構僧江安人以罪戍赤水役于陳百戶所
棲馬房夜有燈光照數里陳異而遣之遇禪師爲
示三乘旣得正覺選地以廬因廬焉是爲宣德二
年越二載 章皇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

溪亦與焉別弟子語曰此招提中徒衆慎無踰四
十踰則殃抵京將召入 上令中使密置經檻下

覆以錦諸僧履而入月溪伏不前 上召之急對
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懼藉經爲罪非 上所以召

臣意 上異焉翻經入之賜以茶不飲而南灑問
何故曰畱都火焚四十八戶用禳之 上未信後
十餘日守臣報火作如其語 上遣還遂示寂畱

都後有檀越廣其居成福地林麓點蒼谿洞鏤錯
中有磨刀溪大石橫其中爲石佛口水從兩傍流

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北有峭壁隆起瀑泉掛巖爲
珠簾三重寺中緇衣四十人每自外來者過五人
則有一斃過三人則有一病過一二人則有怪

誌公塶塔

臨邑縣東有塶塔云是志公所營四面有石獸迅
猛可畏周滅法時令人百千挽出終不可脫亦無
所損今猶在彼云

刮金

諺云佛面上刮金陋之也嘉靖初用工部侍郎趙
璜奏沒入正德末所造諸寺繪鑄佛像刮取金一
千三十餘兩正合諺語可笑

羅漢化米

廬陵能仁寺當宋時旱甚米價翔貴一羅漢變爲
僧去化米於贛縣得載兩舟抵郡城謂舟人曰吾
歸領人來取米方及岸失足水中兩履盡濕舟人
遲之兩日不至亟詣寺僧問故寺僧曰此無有也
舟人行殿上見羅漢中有絕似僧者而足尚濕乃
知羅漢所爲今諸像中惟化米者有生氣酷類行

役方息汗泚泚在其額

麻衣書字

折梵宮者必受其毒吾師陳禹陽建壽壙于峽石
山有觀音廟直其右以計燬之果有滿指揮之死
累其長子問斬坐獄十年破家十萬指揮未死前
一麻衣僧各書一夫字于店門上凡七十餘家惟
一老媪沽酒者不書指揮死地方人懼禍放火欲
燔屍滅迹因延燒凡書夫字皆盡老媪家獨免考
滿指揮之先乃以夷人歸附實姓矢 成祖爲改

姓發海鹽衛夫字近矢復近火益其兆已豫定矣
郭青螺又言其郡曾諫議撤快閣尹合撤南臺皆
斬其祀吁可畏矣

獅巖

黃文肅公讀書大雲山下水際屢得採藥尋其源
遇二僧忽二獅子驟至僧叱曰勿驚地主公因捨
地立寺額曰獅巖其山盤曲深秀一達官利其地
縱火焚寺火尖蟠結如毬其人一日入山忽有獅
啣入洞中驚絕久之有僧撫其首復甦乃叩頭願

重剎寺贖罪僧嘻曰勿言汝且歸旣歸罄所有集
大木千章印其名姓忽風雷龍伸爪攫去無一畱
者其人亦竟死未幾一老叟過之發願修復方闢
土前所失大木俱在惟姓名都削去若新衆歡趨
不半歲告成老儒丘良久居山下素知其事歎曰
昔何遭劫今乃重興偶然如此何佛何僧空中若
有應者曰公言誤矣彼畜業重福何從興有發心
者卽佛卽僧

龍湫

此方

李元陽滇人駐十九峰下見水漲衝城裂其門沙
沒民居閔之以問祖秀眉曰郡本龍湫漢書謂邪
龍雲南是巳古崇佛法建寺塔彈壓民始得安今
法廢龍復作祟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他日
可復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憂公受命默識旣貴
自壬寅迄巳卯四十餘年寸積銖累崇聖遺墟及
郡中壇宇煥然一新又爲之振其鐘魚條其科教
其法漸備水患用息

體玄僧帽

卓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風雨避
大樹下水至展轉遷徙晦冥中竟迷歸路遙見林
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敬心
稍自慰扣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郎
君將來使吾候之於此敬仰視其門有大書體玄
二字爲匾遂相攜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
往揖之翁起相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
疑懼乎敬曰歸省乃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
勞困苦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卽可歸矣翁笑曰山

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郎君且燎濕衣徐爲之
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翁爲誰何姓童子曰先
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逍遙翁又問汝何
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爲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敬
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
未聞有逍遙翁之名敢以爲請翁曰昔體玄先生
嘗居逍遙谷中吾世業爲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
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采藥南來結菴少
憇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爲

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郎君亦無用知也頃之燎
火衣乾懇還翁起謂曰郎君既不肖畱以待旦吾
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
敬大喜過望卽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
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旣
不能畱欸以此爲贈敬辭曰吾爲書生平生志氣
將期匡濟天下翁爲長者旣蒙訓教安得以此帽
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
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

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
也敬却之翁但再三歎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
悉籬桶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至門外敬
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
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遙從牛背
呼其家家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
若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
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夕必不能還矣舉火牽
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爲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

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
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
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闓夏日宿西禪院
詩卽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
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尚存焉

坡潘闓字逍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
爲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
妄追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
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闓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

毀廢闓時方在講堂巷藥肆中聞之知事將連
逮卽奔避多遜鄰家曰萬無搜近之理所謂弩
下逃箭也其鄰匿之牆中闓作詩曰不信先生
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事稍
解服僧服髡鬚髮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
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捕之不得潛居一
寺中題詩鐘鼓上縣令見曰此必潘逍遙句也
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時爲秦理掾諷秦
帥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門助教處之

乃出真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緘題往來
詩誦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將不測聞
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
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
閔罪以爲滁州叅軍卒泗上

僧姓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
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帛道
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爲帛至道安始言佛氏

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元時僧度牒以羊皮爲之

住持

僧家住持各據席說法未嘗有崇卑位分之異宋
末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所謂官署然有服
勞其間最久者乃出主小院俟聲華彰著乃拾級
而陞改主大寺得至于五名山則如仕宦而至將
相爲人情之至榮元亦因之 國朝兩京考之禮
部省直考之府官其氣勢不如宋元之烜赫僧亦

不復倚之爲重矣

募緣問子

元至正間嘉善張臣伯貲雄一鄉生子曰巨森年十歲不能言甚以爲憂一日有僧募緣建吉祥橋過其家臣伯給曰問吾子欲爲即可僧詣其子問之巨森應聲曰吾家獨成臣伯喜從之巨森由是能言

水火二相

自來僧家幻異甚多乃若元末和州圓寂懶牛和尚旣說偈已卽沿麓至磯舉步大江如履平地徐至中流乃跏趺而坐宛宛浮水上回旋久之乃沒越十三日出下流沙洲上衫衣襪履無少脫遺跌坐儼然如生群鴉野鳥環鳴于席外舟人聚觀乃與歸茶毘焉竒矣竒矣兼水火二相矣

殿左施帳

黎文僖公淳劉忠宣公大夏少肄業于華容縣之圓覺寺僧大鏡夢殿左施金龍帳二神端冕坐其中曉起二公在焉正夢中所見也資給之良厚二

公旣貴貽以金怒却之曰吾豈望報者耶終身不出寺門

入棺趺坐

東阿城北有香山寺寶燈禪師實駐錫焉築高閣棲其中寒暑昏曉未嘗就枕不出山者凡六十年造一棺置諸榻右年九十四一日謂其徒曰吾將逝矣扶服入棺趺坐而化時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念四日也首座宗璽亦有至行年八十先逝

我非真我

薛童子鳳陽亳州人父爲序班母感異夢而生丰骨秀特舉止言笑自然應節年十歲卽通佛書如素習語皆縣合夢大士道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歸路亡何一鶴下庭中甚馴未幾病危語序班曰我非真我也未生前父不知我今還以未生視我痛何從來幸自解正襟趺坐而逝年財十五

佛奴母脇

錫山尤少師時享之子平貞娶王氏女產一女從

漢幢小品 卷二十八
左脇下出名曰佛奴慧性異常五歲舉動如成人
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母脇復開女便躍入
母腹卽痛死以僧家法焚之築小塔於赤石嶺葬
焉平貞念妻女不兩月亦死

金氏青蓮

德清金氏女嫁湖城馬軍巷之張生素食僅十年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卒年四十九前一日
溲于桶中寘別室喪事稍畢于廿九日移桶則蓋
頂起寸餘旁吐青蓮花一枝駭視之中有數藥次

日吐一葉三花當日萎又次日爲七月初二吐五
花又次日吐四花時余在郡中寓家兄襟湖宅金
氏與吾嫂兄弟余遣人往視果然其桶中復有四
藥觀者填咽花凡十二葉茄色中有金粟四五粒
真奇事佛家驚動人如此人惡得不信而奉且趨
之耶

胡御史僧異

爲民御史胡淳無錫人任俠喜佛事歿前數日與
陳氏子度西橋遇鶉衣僧胸前垂繡八卦囊以梵

字一赫蹠授胡曰視之胡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爲僧亦笑竟去曰不視亦得歿之後一月有僧持枇杷石一鸚鵡羸一寘柩前諷唄移時去竟莫可踪跡客遊惠山泉亭者遙見胡幅巾行咏入黃公澗怪之曰吾聞胡君病今乃在此沒前一日也人皆異之胡素趨輕饒膂力嘗道晉陵醉後舟出白龍觀橫墮水且濡忽矯起呼空上觀者數百人咸駭之以爲神顧令以覲入與飲甚適掉臂曰吾臂任御史胡躍而立其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臂

嘗與客遊匡廬秦餘諸山客方飲山陞睥睨間胡已獨身取間道陵巉巖而登箭闕握凍雪下勞客矣

痴和尚

余四歲見一僧長可八尺方面大耳口喃喃不甚分明自南柵栗樹橋過我門衆童子羣擁而北號曰痴和尚冬月入水浴良久而出氣蒸如雲余曾坐其肩摩頂戲加拳亦不怒也惟過一貴人門嫚罵初猶容忍久之不堪令人捶之跌坐受挺都無

所傷放歸再出再罵無如之何拘于別室絕其食
可半月暗窺之惟閉目運氣亦有密餉棗與水者
又旬日貴人大悔加禮許爲造寺未幾沒聞題二
詩于壁時余尚幼不能錄記至今以爲欠事安得
再遇此僧從之入山脫苦海耶

拳棒僧

董青芝祠部聞倭倣集教師數十人講武事與一
少林僧角拳皆仆僧曰此謂花拳入門錯了一生
矣祠部惘然亦不復譚

王龍谿得一僧曰孤舟者善棍薦于府府集教師
二三百人與試約角死勿論咸俯首願受教後卒
死于倭

達觀始末

達觀和尚曾見之西山戒壇雄爽直可籠蓋一世
對士夫尤箕踞嫚罵嘗出一對云睡魔嚙眼珠將
闍諸對者皆不稱意余曰自有天然者座客因而
詰問曰睡魔對餓鬼嚙眼對刷牙眼中有珠口中
有舌對舌不禁食色性也人身上只有此兩件更

何處覓和尚笑曰原只此一箇

和尚聲滿天下諸貴人無不折節推重却不知族
家何處自稱曰吳江人又曰你輩到底曉得余見
之戒壇相別爲文送我甚屬意寂之日余方艤舟
震澤普濟寺前夢和尚下舟肅肅帶風聲次早入
寺門盤桓古栢下恍惚如有見此栢乃數千年物
能爲神永樂中吳江一糧長在京師遇老叟與語
相合問其居址曰在震澤寺門左側後尋之止有
此栢竝無人住意和尚樹神轉世修行與余相近
故末年示意大不偶然此栢竒古蒼翠近年轉茂
當是和尚得道復歸遠過老樹精乞靈洞賓矣其
侍者錢山死跟不去痛杖無怨色形似猿猴余因
是益疑之和尚亦自稱曰紫栢道人

和尚被執爲曹郎中所撻劊甚歎曰駐不得矣卽
獄中說偈理襟斂手足而逝屍不仆首微歆有笑
容蓋存時只夜坐不貼身臥席者已三十餘年矣
龕歸徑山有內臣某穴龕摩得其頂竒之捨五百
金助葬初遺命塔五峰之內有競者伺其徒法鎧

入蜀塔于外繆仲醇先生見而驚曰浸殺和尚矣
會余亦至議合亟發之浸者三尺起龕流血水凡
三晝夜可見屍尚未壞或故假此示驗動人耳目
也久之茶毘得堅固子半升衆弟子分去尊和尚
者既極口以爲達磨寶誌之流而毀者又以撻時
叫苦乞哀爲言各有所據乃余則親見親聞非勦
口說也

梟秃像

楊璉真伽等三髡畫諸佛像以已像雜之刻于飛
來峰石巖之內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陳
仕賢擊下三髡像梟之三日棄于園田汝成爲之
記亦快亦快

僧假王子

僧王明河南人嘗出入周王府中能言周府事
至姑蘇遇遊僧太空與謀說一監生裝巨舟奉大
佛自稱鎮國王招集棍徒十六七人泊無錫時府
知事詹在廷署印突入搏之知事走召集兵快明
踞公座傳呼甚厲時縣丞王建中謀印不得利其

事陰遏兵快未卽前觀者雲集明始疑懼率其徒
跳還舟中會謀者爲邏卒所獲衆請知事嚴訊知
其贖率兵往捕盡縛之縣丞仍匿其資明自吐爲
鎮國王賢培之子名勤榮別號龍雲因父溺愛幼
子勤煌已乃讓國削髮出遊更言其母妻姓氏居
趾甚詳於是撫臣移咨河南覈實并疏狂僧猖獗
由署官望輕速除新令以安地方時明羈候真武
堂久之防禁漸疎潛逸去追擒之河南回咨言鎮
國將軍勤煌竝無兄勤榮出遊其所稱父母姓氏
居址盡不符乃當明假王大逆不道論斬餘從坐
有差縣丞亦奪職太空先被毆死此妄男子誤入
縣搏人一時張皇殊甚至比于宋李全元張士誠
束手無措而縣丞又因以爲利可笑如此一日有
傲其不至瓦解無幾矣

商丐

余初歸有一丐者自稱川商遇盜掠罄盡幾死跪
而乞食余視其貌瘠甚疑之稍稍詰問語支吾色
微動逡巡欲退余直前揭其破帽則禿頂髮蓬蓬

皆假裝掛于傍者方俯首叩頭忽直立
追之余亟止尚回首目睜睜欲談人可畏

110
方

國

